

## “地球一带的人” 用“狂言”的目光描绘奥运会、残奥会精神

“狂言家” 野村万斋

采访者：《外交》编辑部

——万斋先生在海外也有很多公演是吧？

**野村万斋** 父亲（狂言师二世野村万作，人间国宝）很早就开始致力于海外公演，我从小学开始就一直跟班走。最初是九岁的时候，地点是夏威夷。是父亲担任夏威夷大学客座教授的关系。节目名叫“井杭”。2年后，在巴黎、伦敦饰演“韧猿”的小猴子。到现在为止，先后在美国、欧洲、中国、俄罗斯、澳大利亚、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进行公演。和父亲一样，我也重视在海外公演和文化交流。



二世野村万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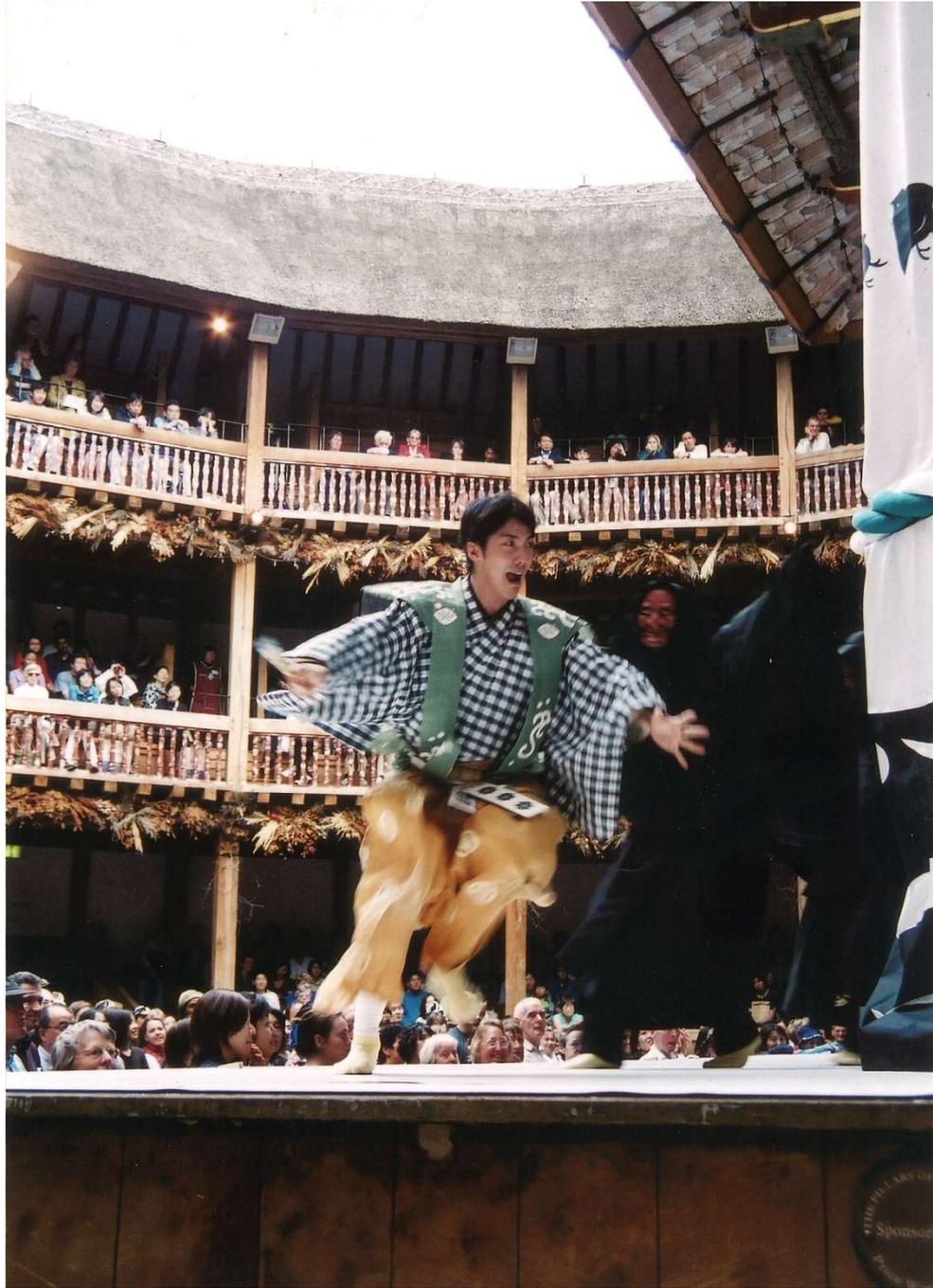
### 切身感受到日本文化的推广

——有特别印象深刻的公演吗？

**万斋** 1989年的莫斯科列宁格勒（现圣彼得堡）的公演很难忘。当时不是俄罗斯，而是苏联末期。正处于改革重组中，街上没有东西，商店虽然开着，但是却没有商品陈列。到处排着队。但是，有的地方还是有（商品）（笑）。只有政府高官、海外宾客才能去的餐厅，只要拿钱也可以吃到用空运来的食材烹饪的日本料理……。一碗炸猪排盖饭 2500 日元（相当于人民币 160 元）着实是个冲击（笑）。

在莫斯科，舞台下观众的反应也不一样。在纽约和伦敦经常上演全世界的艺术公演，观众对异文化的宽容，关心程度也很高。但是苏联还没有达到那样的程度，第一次看狂言的座无虚席的观众好像受到很大冲击。在名叫“茸”的剧目中，我扮演蘑菇登上舞台，在其他海外地区基本上会爆笑起来。但是莫斯科的观众满脸疑惑“这是什么”？感到很冷场……。

但是，公演后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，很多人们涌向后台。在物资匮乏的时代，有的女性说“不能缺蔬菜”送来了西红柿，还有 3 天公演一次不落来看的人，最后一天他送给我一盘他喜欢的音乐唱片。或许他出于对体验一种新文化表示感谢，想通过给对方点什么进行交流吧。



2001年在伦敦的环球剧场上演了的《错误的狂言》。原作是莎士比亚的《错误的喜剧》（提供·万作会）

——你也曾经去伦敦留学过。

**万斋** 1991年在伦敦上演改编莎士比亚《温莎的风流娘儿们》的新作狂言《法螺侍》是我留学的契机。演出是作为英国日本节的一环，因为这个缘分，1994年，利用文化厅艺术家在外研修制度赴英留学，在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学习导演。积累了宝贵的经验。

——听说去年为纪念日中和平友好条约40周年，还举行了中国公演。

**万斋**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80年代初，15-16岁的时候。北京街头还有很多穿着中山服

的人，在紫禁城前面拿出宝丽来照相机，很多人好奇得凑过来。我就给他拍照把照片递给他们，他们很高兴……。作为知道当时情况的人，如今在看由海外资本建设的宾馆鳞次栉比的城市风貌，确实有隔代的感觉。

同时，我也切实感受到了日本文化在中国的推广程度。虽然政府之间可能会发生碰撞，但我切身感受到文化和文化、人与人之间的联系、他们对日本也很感兴趣。最近每3、4年在中国举办1次公演，也有很热情的粉丝，在后台门口排着长队。是最近在日本看不到的景象(笑)。当然喜欢狂言的人很多，但也有不少以电影《阴阳师》为契机成为粉丝的人。

## 活用字幕上演许多作品

——日本和海外的公演有什么不同吗？

**万斋** 近几年使用投影仪推出当地语言的字幕，这样以来我觉得对观众来说对内容的理解容易多了。为此，在翻译上就很费神。比如，有叫《附子》的一出戏。是在主人外出的时候，下人把主人暗藏的糖给吃了的故事。当时的糖是未精制的茶色糖块状的东西。因此，如果翻译成“suger”的话，就会和外国人想象的东西大不相同。虽说如此，也不能罗嗦地解释索性就翻译成“甜甜”吧。如果是蜂蜜，粘糊糊的茶色甜的东西，这样的语感很合适。与翻译家一边密切商量一边翻译。另外，在翻译的时候，目标是留下一些古雅的韵味上，尽量向观众通俗易懂的表达，所以甚至会感到比日本公演更有成就感。

再加上，可以推敲字幕，以前一些动作很少剧目在海外敬而远之，现在也能上演了。特别是父亲饰演的《川上》和《赏月座头》等描写盲人的剧目，虽然动作很少，但内心却是具有非常丰富戏剧性的作品，近年来在海外也获得了好评。“残疾”这个题目在现代也能得到共感，受普遍认同，说成经典当之无愧。

——这真是狂言的深奥之处啊。

**万斋** 狂言在海外多是被作为喜剧、闹剧介绍，其实，狂言的本质是人类的活生生的写照。人的小小欲望——想喝酒，想吃甜食，但是因为不能吃而撒谎，由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到夫妻间的感情问题、刚才所说的残疾问题，都充满了人类的欲望。狂言就是描写这样扎根于日常生活中的，无论哪个时代，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发生的故事。所谓写照人类，是我们的一个拟剧论。

最具象征性的是“我是这一带的人”这句台词。在狂言的舞台上固定的第一声，但是不特定是哪里的谁，代表着普遍的人们。超越时代和文化，时而超越语言，随处可见的人。写照这样的人，是狂言的根本所在。

## 对前代的敬意堆积的日本文化

——这正是日本风格的根本精神吧。

**万斋** 再加上，将这种扎根于日常生活中的故事，尽可能的单纯化，通过深入地表演方式，

才是日本风格吧。舞台不是靠压倒性的力量、数量和豪华场面，而是削掉了多余的东西。这反映了受到禅思想的中世文化。这些地方感到具有日本风格。

再者，我认为日本文化的特征在于，日本在继承了历史上所享受的各种外部文化和前代文化，并逐渐成熟起来这一点。经过日本式地接受了来自大陆的文化后产生的中世纪的禅文化，历经“武家”（战国）时代，商人开始活跃的，出现歌舞升平的世界，文乐的人情世界。各个时代所形成的文化，在后世没有被否定，被积蓄并共存着。我管这些叫发酵文化，不过，在丝绸之路的终结点日本积累了各种各样的多重文化，时而引起化学反应，产生完全不同的原创的东西。丝绸之路终端的混合文化，不也很有趣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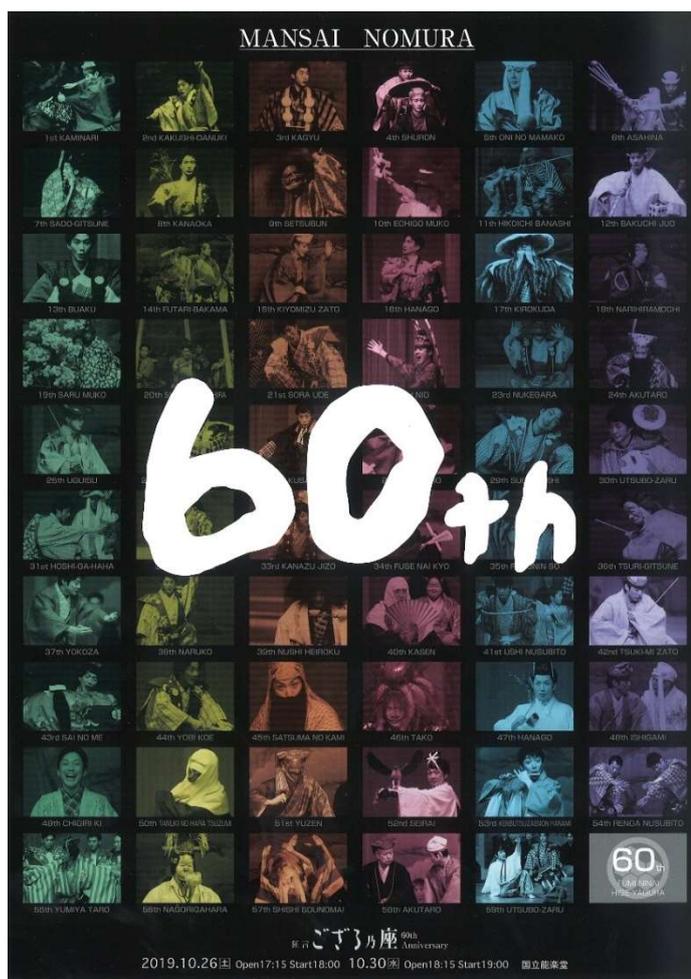
——万斋先生自身也在电视、电影、现代戏剧等各种领域活跃，体现了日本文化的多重性。

万斋 想搭上现代的信息快车。以前，只要打开报纸，不管自己感不感兴趣，只要看看标题就能看到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现象。但是现在是智能手机的时代。自己喜欢的信息可以无限的得到，但是不喜欢的东西却完全接触不到。对于仅仅靠“狂言”这一框架无法接触的人群，该如何取得他们的关注呢？我意识着这战略性的一面。而且，对于其他类别不太清楚，却说“狂言很好”，也缺乏说服力。为了达到知己，去海外，尝试挑战其他类别。

——受其他类别影响的作品有吗？

万斋 当然有很多，首先是小学的时候被父亲带去看的卓别林。如果要做，也有想成为这样的世界性的喜剧家。母亲喜欢甲壳虫乐队和卡朋特，我也受到影响开始听西洋音乐，听来听去，也有一段时期想成为摇滚明星……。

稍稍长大点后，从父亲那里拿到票开始去剧场看剧。我也喜欢上了京剧。受过康托尔导演的前卫舞台的冲击，还试着模仿莫里斯·贝嘉编舞的酷酷的“波丽露”。要说模仿，也模仿国迈克尔·杰克逊的跳舞。如果再举一个人，就是西班牙的舞者，安东尼奥·加德斯。他只要是站在舞台上，就会改变了全程的氛围。接触这些真正的艺术，告诫自己“不能做浅薄胡闹的事情”（笑）。



2019年10月26日、30日公演万斋主持的狂言会《狂言乃座》60周年纪念公演海报。详细参照[万作会官网](#) [英语]。

## 奥林匹克精神

——万斋先生，接了 2020 年东京奥运会·残奥会的开闭幕式总导演的大任。

**万斋** 我领受了总导演的大任，犹如我刚才说的一样，可能就是要我展现一下“我是这一带的人”那种精神吧，我是这么理解。

实际上发出什么样的理念，还需要等一段时间，“我是这一带的人”，往大了说就是大家都是“地球这一带的人”。

这样俯瞰地来看，不管人的身份是高低，不管有没有钱，或者脸的长相是好是坏，作为活着的人大家都是平等的，属于这种想法。再回到狂言上来，其实狂言的登场人物几乎不说出自己的姓名。不管有多么伟大的名字，也不特意说出来，都是作为一个人来看待，是一种平等的精神。而且不仅是人类，还会出现猴子、狐狸和狸猫。就日本来说，像“八百万神灵”一样，万物都寄宿着灵魂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承认所有事物存在的意义。

——奥运会、残奥会就是表现这种精神的场所是吧？

**万斋** 我是这么认为。也许有些夸张，我们的存在，实在是不可思议的组合，有太阳、出现了水的行星、产生生命，声明只不过是偶然的結果。奥运会·残奥会，就是对此表示感谢，4 年 1 次，通过燃烧生命力互相竞争，互相称赞自己的存在意义，一起生存意义的一个祭典。这和其他世界锦标赛等比赛有着根本性的不同。

这种眼神，也与狂言的世界一脉相通。平等、共生、包容、多元是现在的趋势，日本人从很早以前就通过“我是这一带的人”接受这样的价值。像我这种狂言的精神，可能会隐藏在开幕式、闭幕式的各种地方。

[译自《外交》，Vol. 57，2019 年 9/10 月刊，本文经城市出版社同意翻译转载。]

---

## 二世野村万斋

1966 年出生。自幼年时期，跟随祖父·六世野村万藏（人间国宝），父亲·野村万作（人间国宝）学艺。1989 年毕业于东京艺术大学音乐系日本音乐专业。94 年继承“万斋”艺名。根据同年文化厅艺术家在外进修制度留学英国。在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等地学习。在日本国内参加外多数的狂言、能公演，对普及做出贡献，在电视、电影、现代剧的主演，运用了古典的技术担任导演等领域领域十分广泛。去年，就任 2020 年东京奥运会·残奥会开闭幕式演出的总导演。

---